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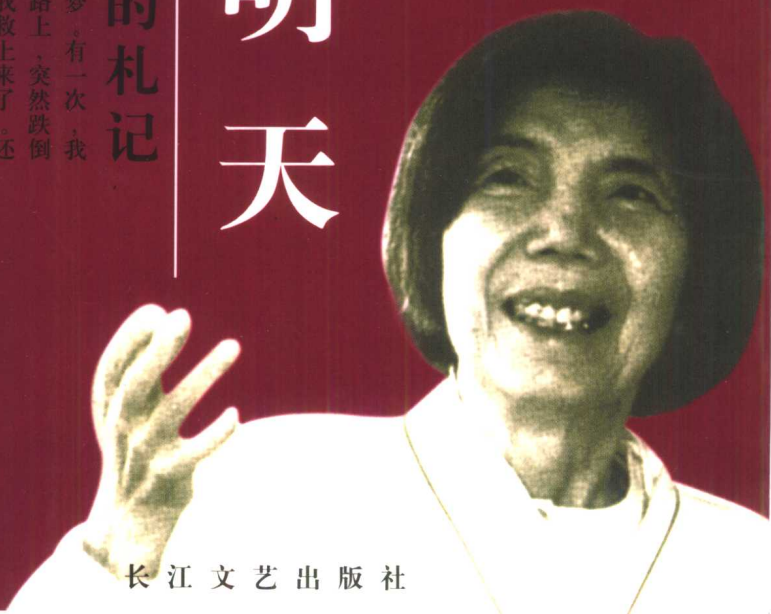


热爱明天

生命与死亡的札记

我经常做一些写死亡有关的梦。有一次，我梦到晚上我独自一人走在一条坡路上，突然跌倒在地，掉进了地狱。最后是督把我救上来了。还有一次，梦中有一只山羊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按电话号码拨通了以后，对方竟是火葬场。有时梦到满是蜘蛛网的天花板上滚动着一个大火球。有时还梦到洞穴里有一个死人的骷髅，或者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黄色的死人脸。

〔日〕三浦绫子
周黎薇 孙明德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热爱明天

生命与死亡的札记

〔日〕三浦绫子

周黎薇 孙明德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爱明天:生命与死亡的札记/(日)三浦绫子著;周黎薇,孙明德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 7-5354-2190-3

I.热…

II.①三…②周…③孙…

III.随笔-作品集-日本-当代

IV.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9060 号

责任编辑:吕艺红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5 插页:3

版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10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1655 定价:1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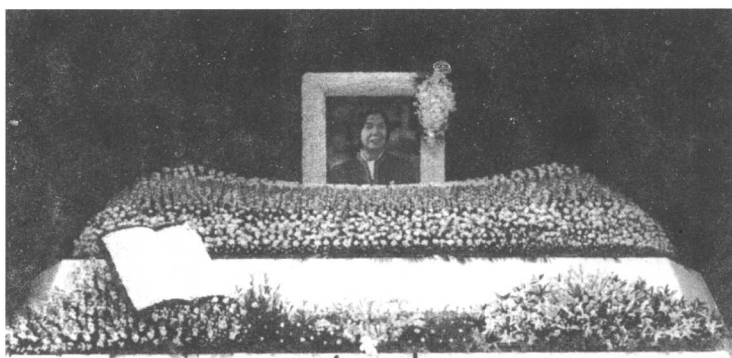
三浦绫子和丈夫三浦光世在旭川市家中。

—后山一郎摄影



矗立在三浦绫子文学纪念馆外的文学纪念碑。

—吉松高敏提供



三浦绫子的遗像摆放在旭川市民文化会馆内。

—吉松高敏提供



旭川市市长菅原功一（右）和三浦光世在缅怀三浦绫子的仪式上。

—吉松高敏提供

译者序

在日本北海道旭川市——三浦绫子的故乡，有一片历经百年沧桑的人造树林。三浦绫子的成名作《冰点》，就是以这片树林为背景，重现了半个世纪前发生在当地的一场悲剧。一九九八年六月，这片树林里建起一栋雪花般的六角形楼房，这是三浦绫子文学纪念馆。纪念馆是由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和巴西的三浦文学爱好者们自发捐款建造的，共计两亿一千万日元。它背倚秀峰雪山，外观典雅，朴实无华，宛若三浦绫子其人。三浦绫子生前有幸看到自己的文学纪念馆落成，亲身感受到了读者的厚爱。在中国，恐怕只有巴金老先生有此殊荣。

“希望、博爱、生命”是三浦文学贯穿始终的追求。三浦绫子的文学生涯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她没念过大学，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七年后，因不满当时的日本教育方针，愤然辞职。因患病，她直到三十七岁才结婚，婚后经营一小杂货店，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四十二岁时发表长篇小说《冰点》，一鸣惊人，获奖金一千万日元。

从此，三浦绫子一发不可收也，她干脆关了杂货店，专心投身文学创作，从四十二岁至七十七岁，共发表作品八十三部，几乎每部都成为畅销书，并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根据她的作品《远山》改编成的电影曾在中国上映。她的许多作品还被译成英、中、韩、德、法等十三种文字，介绍到十七个国家。迄今为止，三浦绫子作品的总发行量已超过四千万册。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本《热爱明天》，是陈列在三浦绫子文学纪念馆中的最后一部作品。由于死神突然降临，她还没来得及在这本书上画上句号，就与世长辞了。面对这本没有结尾的书，不禁使人备感死亡的冷酷无情。三浦绫子的一生堪称与病共舞、与死为邻。她二十四岁那年因患肺结核卧床休养，一躺就是十三年。本书记述了一九七六年后她与多种疾病奋战的经历，从心脏病、带状疱疹，直肠癌，直到最后患帕金森氏病辞世。虽然病魔缠身，她却表现得无比勇敢和乐观，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因此，她比常人更深知疾病的痛楚与生命的可贵。

就像一条涓涓的流水，作品向我们讲述了作者本人的生与死，以及她的母亲、婆婆、哥哥、友人、月下老人、恩师和秘书是怎样走完各自人生道路的。

作者还通过这本书强烈表达了她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深恶痛绝，以及她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当《冰点》的中文译者邀请她来中国访问时，三浦绫子的回答是：日本人曾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没有资格访问中国。如果

真的要去，我应该跪地叩首去谢罪才是。她的回答代表了日本人民的良知，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此书给与读者的不是恐怖与无奈，而是希望、勇气和力量。三浦绫子没有孩子，她的遗书可归纳为两句话，即对亲人朋友的“感谢”与“歉疚”。掩卷之余，我们不禁会与三浦绫子作同样的思考：人为什么而活着？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活着？

在此书翻译期间，承蒙日本友人吉松高敏先生百忙之中帮助解答疑难，并热心寄来有关三浦绫子的资料和图片，在此谨表示由衷谢意。由于水平有限，加上时间紧迫，译文中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读者不吝指教。

译者

于 2001/3/22

目 录

译者序	(1)
第一章 以苦难为主题	(1)
第二章 心脏病发作	(18)
第三章 生离死别	(34)
第四章 两位母亲相继逝去	(51)
第五章 超越悲哀	(68)
第六章 剧烈的痛楚	(86)
第七章 意外事件	(104)
第八章 置生死于度外	(120)
第九章 生命的意义	(137)
第十章 追寻夏本先生的足迹	(154)
第十一章 沐浴神灵恩典的旅程	(170)
后 记 竭尽生命的极限	三浦光世 (187)

第一章 以苦难为主题

一九六四年，我的小说《冰点》获得文学大奖，从此我的写作生涯开始了。

到一九七五年为止，几乎每天我都笔耕不辍，转眼间已经整整十二年了。自从我和三浦结婚，每年元旦我们都要去三浦的哥哥家拜年。通常是傍晚去，嫂子款待我们吃一顿新年大餐。而这个元旦，我们是中午去拜年的。下午四点左右，三浦的哥哥开车送我们回家，为了搜集小说素材，我跟三浦的哥哥一直交谈到晚上九点多钟。

从年前十一月八日起，我的小说《天北原野》开始在《朝日周刊》上连载。我对这部小说的书名以及每个小标题都觉得很满意。小说一开始，我就将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放在清幽的萱草花丛中；在小说结尾，我依然把这对恋人放在漫山遍野的萱草花丛之中。小说一开始连载，我便

对了解北海道的北部原野和桦太一带的情况着了迷。恰好三浦的哥哥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我便可以经常向他了解情况了。

哥哥三浦健悦十分健谈。当他讲起桦太的情景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被吸引住。冰雪消融的内渊川河中圆木顺水而下，一幕幕豪放而欢快的场面，如同电影一般展现在眼前。仿佛亲眼看到了桦太，手中不停地做着笔记。

在《天北原野》的创作采访过程中，我除了找三浦的哥哥交谈之外，从去年开始，还多次采访过稚内的渔业老板大野裕仪。大野拥有许多艘大型渔船，他经营的海洋渔业公司规模相当大。由于小说的背景舞台在半途又转到桦太，所以我还采访了好几位熟悉桦太的人。去年七月，我赴稚内拜访大野，做了第一次采访，当时，有插图画家生泽朗和《朝日新闻》记者永井萌二与我同行。他们曾为我的小说付出许多心血，令人伤感的是如今两人都已离开人世。

关于三浦的哥哥，我还想在此略费笔墨。他是一位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他们的父亲因患肺结核，年仅三十二岁就离开人间，留下了二十九岁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当时哥哥八岁，三浦三岁、妹妹才一岁，（在此之前，三浦的一个姐姐早已过继到伯父家了）。当时正值日本经济大萧条，听说大学毕业生也找不到工作，甚至还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大学毕业即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寡妇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三浦的母亲不满二十岁就嫁给了三浦的父亲。父亲以

前是北海道北见泷上的拓荒者。婚后不久，他们把各自的父母从福岛接到北海道一起居住。后来父亲去东京找到了工作，三浦和他的妹妹就是在东京出生的。没想到几年后父亲患上肺结核，只好返回自己亲手开拓的土地——北海道父母居住的泷上，仅过数月就撒手人寰了。

父亲去世后，三浦的母亲在家里大约干了一年左右的农活，后来把几个孩子分别寄养到婆家和娘家，然后独自一人去札幌学美容去了。哥哥和姐姐放在爷爷奶奶家，三浦则是由外婆一手带大。

三浦的哥哥小学毕业时已经十五、六岁了。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应该负起抚养弟妹的责任，于是毅然决定外出打工。哥哥在木材加工厂当过工人，在运输公司当过搬运工，还做过木筏工。为了给弟弟妹妹增添一点生活的乐趣，有时候他还从打工的地方往家里寄一些学习用品。

三浦的哥哥在北海道北部辗转打工，最后来到了桦太这个地方。在桦太，他甚至住过煤矿工棚。在写小说《天北原野》的前几年，我就把他在煤矿工棚的经历写成短篇小说《最后的逃亡》，发表在杂志《小说宝石》上。

哥哥虽然没当过煤矿工人，但干的也是重体力劳动。听说他往货车上搬运大米时，总是一次扛两麻袋。有一次，他从很高的原木堆上掉下来摔伤了。还有一次，他在桦太当木筏工的时候，不慎滑入深水中，最后好不容易才爬上岸来。因为没有钱，他只好步行几十公里到下一个目的地，晚上就在野外露宿。

哥哥天性胆大，无所畏惧。听说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哥哥走了将近二十公里的路，觉得有点累了，便停下来休息。不凑巧，身上的火柴正好用完了，他突然看见前方有一堆时明时暗的灰烬，便拿着香烟凑上去点燃了烟，然后一边吸烟一边想：奇怪，这到底是烧过什么的灰呢？仔细一看，原来是死人火葬后的余烬。可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心想：“人总是要死的，没什么可怕的。”他站起身来，大步流星地继续向前走了。

还有一件事。一天早上，哥哥几乎没有吃东西就上路了，当他走到桦太的深山里的时候，肚子饿得难以忍受。正在这时，哥哥看到几头放牧的奶牛，为了不惊动它们，他趴在地上慢慢靠过去，悄悄地握住牛的乳房挤奶。幸好奶牛觉得很舒服，一动也没有动。哥哥一边挤奶，一边在心里说：“牛啊，你千万别怪我，就让我白喝一次你的奶吧，等哪天我发财了，再来报答你。”他把牛奶接到一只铝饭盒里，然后咕噜咕噜地喝了个饱。

每当提起这件往事，哥哥总会说：“要说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喝，恐怕非那天的牛奶莫属了。”

这件偷挤牛奶的事，我也写进了小说《天北原野》中，只不过将当事人换成了小说中的人物。

即使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哥哥也没有忘记常常给弟弟妹妹寄回来一些蜡笔和奶糖什么的。哥哥上小学的时候，作文写得很好，手工也做得很棒。当时，小学有一位老师就对哥哥说过“将来你可以靠写作为生”这样的话。有时候，他会在树林里寻找坚硬的木头，自己雕成印章；听说

他在桦太打工的时候，还随身带着夏木漱石的《草枕》，休息时便拿出来阅读。这些事我都写进了小说《最后的逃亡》。我心里对这位哥哥充满了敬爱之情。

从元旦拜年讲到了三浦的哥哥，话题扯远了。让我们再回到元月二日吧。这一天，我们没有休息，为了躲避新年期间的人来客往，我和三浦在市内的新北海饭店订了一个房间继续工作。虽然订了房间，但我们并没有住在饭店里。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去饭店，晚上九点以后回家。元月三日这一天我们再去饭店，还真干了不少工作。

外出旅行的时候，我经常在下榻的饭店里口述，或者用铅笔写出草稿，再由三浦帮我誊写成文。短篇小说《尾灯》就是在札幌的国际饭店写成的。这年三月五日，我和三浦去札幌，拜见已故夏本保郎牧师和他的弟弟夏本荣次牧师。夏本保郎牧师也就是后来我在杂志《朝日周刊》上连载的《夏木先生的故事》中的主人公。

与两位牧师共进午餐后，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二点，我一口气写了四十页《尾灯》。如此充沛的精力和体力，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尾灯》一书是受我三哥都志夫一句活的启发而写成的。有一次，他高兴地对我说，退休后他收到原部下的一张贺年片，说是想请他一起吃顿饭叙叙旧。我当时心想，也许这位部下只是说句客气话而已，未必真的兑现。后来我的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其中描写了退休老人生活的凄凉，在社会上反响不错。不过三哥的故事却与小说不同，后来部下真的请他吃了饭，而且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聚会。看来现实生活有时也未必按照我

的想象去发展。

写完《尾灯》的第二天，我们离开札幌去带广。当时从札幌去带广要坐火车，大约三个小时。我们此去带广，是为了声援原旭川市长五十岚广三先生竞选县知事。竞争对手是现知事堂垣内尚弘先生。其实，胜负从一开始就已成定局，但我丝毫也不觉得悲观。固然，既然要竞争，最好能取得胜利。然而我认为，取胜当选不应该是选举的惟一目的。即使落选了，只要你曾经努力过，你美好的一面也必将留在选民们的心中。抱着这种想法，我多次声援五十岚先生竞选，每次竞选过后，心里都觉得特别爽快。五十岚先生参加市长竞选曾多次当选，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永远忘不了五十岚先生第一次竞选县知事的时候说过的话：

“日出之前，是一天中最令人不安的时候。”

这句话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鼓舞，我也被深深地感动了。

三月二十九日，也就是这次活动大约过了二十天后，我和三浦又去了一趟札幌。我记得那一天，我和青岛幸男、望月优子一起站在同一辆竞选车上，手拿麦克风大声做了演讲。

虽然五十岚先生此次及其后的竞选活动均告失败，但他通过竞选跑遍了北海道，受益匪浅，特别是对当地传统产业加深了了解，听说这对他后来当选众议院议员有很大的帮助。五十岚先生后来还当过建设大臣、官房长官。最

近我听一位记者说，五十岚先生在新闻界的口碑极好。一九九五年，五十岚先生突然宣布他将退出政界，因此，他的国会议员任职也就到本届为止，许多人为之惋惜。

此外，我还参与过另外几个友人的竞选活动，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声援和田七郎竞选远轻町长。从札幌回旭川我还没来得及喘息，便受到和田七郎先生的邀请，于三月三十一日赶赴远轻。和田七郎为人正派，具有远见卓识。远轻虽不是大城市，我记得竞选会上的听众也多达一千三百余人，可谓人声鼎沸。受会场气氛的影响，我也激情满怀地对听众发表了演说。

我们原计划四月一日从远轻返回旭川，因头一天晚上大雪造成火车停开，只好在旅馆里又多呆了一天。记得当时有好几份文稿的交稿日期都已迫在眉睫，我心里十分着急。如今回想起那些往事，都是那么令人怀念。遗憾的是和田七郎的竞选也以失败告终，但我们却作为基督教教友交往至今。

一九九五年这一年，由于竞选活动比较少，所以一般性的演讲也不太多。八月十二日，为了纪念旭川西武百货大楼的建成以及三省堂书店旭川分店正式开业，我和松本清张先生，渡边淳一先生三人作为讲师被邀请去做了一次纪念演讲。

我一直期待着这次纪念演讲。其实我早在经营杂货铺的时候就在旭川听过松本清张先生的演讲。不仅如此，听完演讲的第二天，我还给松本先生打过电话，就前一天的演讲内容请教几个问题。他爽快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还让

我去饭店面谈。

很可惜当时我没有去，因为那一年我正好报名参加《朝日新闻》举办的一千万日元的有奖征文比赛。松本清张先生很可能是评委之一，我担心在这种时候跟他见面，万一被人误解了，反而影响不好。

想到如今有幸与松本清张先生同台讲演，我兴奋不已。

当时我已经不经常穿和服了，但我决定这次演讲要穿和服，因为我听说松本清张先生特别欣赏和服。

在讲演结束后的宴会上，松本清张先生坐在我右边的椅子上，说我很适合穿和服，并问我：“你经常穿和服吗？”

他的评价使我感到十分得意。在这种大型宴会上，要想深谈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对我说：“有时间，请到东京来一趟。”他的话好像有些急迫的感觉。

“好的，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去。”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你失去这次机会，今后你一辈子也不可能到我家去了。”

的确如此，人和人的相遇是有缘分的。对于我——松本清张先生的一个崇拜者来说，无疑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你害怕去东京吗？”松本先生问道。

“不，一点也不。”我说。

“是吗？我很害怕东京，即使回自己的家，每当快到东京的时候，便会感到恐惧。”